

十八史略校本

石崎謙訓點

二

特32

279

003150-002-8

特32-279

十八史略校本

曾先之／編

M26

ACC-1248



帝王世系

自秦至西漢

秦

始皇

二世

西漢

高祖

惠帝

在位七年  
后僭位八年

呂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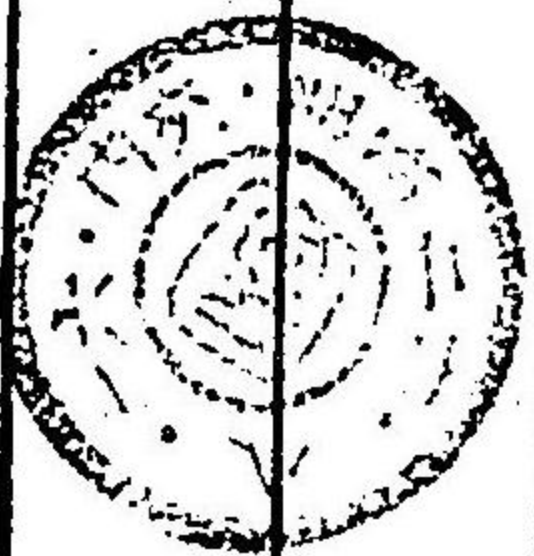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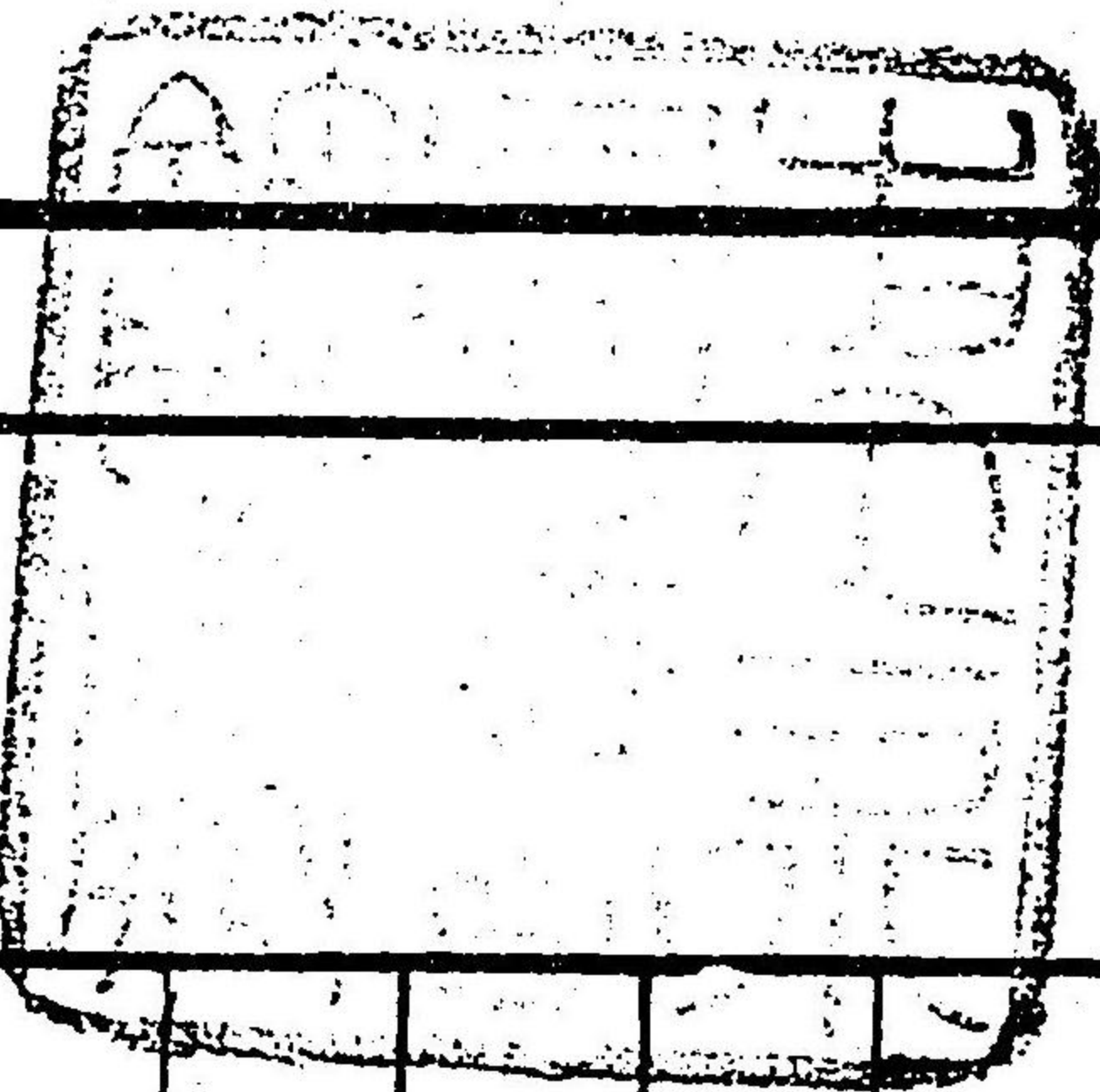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王莽居攝二年  
僭位十五年



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

明 臨川 陳 殷 音釋

日本 越中 石崎謙 校正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

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致于趙。陽翟宅○縣屬鈞州

大賈古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喻子可居

言可居積以乃適秦因太子妃華去聲陽夫入之

媼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

秦從初起之

地名以為天

始皇元年乙

卯當日本

孝靈天皇四

十五年

庶子楚索隱

曰莊襄王者

孝文王之中

子昭襄王之

孫也名子楚

按戰國策本

名子異通鑿

都生都

華陽夫人華

秦始皇

秦始皇

陽秦太子宮

實呂氏表了

凡曰蘇轍嘗

謂六國未亡

而嬴氏先亡

信哉言乎

相國又曰秦

所置之官也

始皇帝立尊

呂不韋為相

國漢高帝以

蕭何為之今

人以呼宰相

也按百官表

云相國秦官

金印紫綬掌

承天子助理

大索

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

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

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

去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

張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臣名其

姓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

人亦仕者皆為去声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

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上声下書曰昔

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不姓也○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

戎秦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主

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蹤使之事秦昭王得范

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

哉泰山東嶽在不辭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深今乃棄黔儉平色也猶周謂之黎民以資

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卻賓客以業諸

侯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所謂籍借寇兵而

資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伏其官除逐客

除逐

此其證也

齊

盜糧者也

王乃聽李斯復

伏其官除逐客

齊

史記卷之二十一

秦始皇

二

上韓非書

滅六國

更帝

荀卿見于一卷六十九葉

韓非之諸公子也漢書

藝文志曰韓子五十五篇

詳見史記本傳

刑名解見二卷六十六葉

標記因上書下十

九史略有說秦滅韓四字

二十二年百作二十三年

今從史記命為制云及

令去聲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

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去聲秦因上書王悅之

斯疾同嫉而間下之遂下吏下廷尉斯遺

去之藥令平聲自殺○十七年內史官掌爵祿廢

法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王

子翦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

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

兼三皇功過戈五帝更庚號曰皇帝命為制令

去為詔制者製也帝主制度之命也自稱曰朕

帝論皇義

余宗海曰除并遣官曰命改命為制者取斷制之義也布告中外曰令改令為詔者取詔告之義也

自稱曰朕朕我也通鑿注

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

自秦定制天子獨稱之

通聖始皇既并天下采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胡曰九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首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諡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

官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不

改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帝曰王而

止矣非帝則於皇王則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

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

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言繼天撫世之謂曾是以

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廢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除諡法

論諡法除  
為忠法除  
孝法除  
賊法除

銷兵

為諡諡解見  
一卷九葉標  
記及四十六  
葉注

天下兵兵戈  
戟之屬

制曰死而以行去声行之行為諡則是子議父  
 臣議君也甚無謂無意也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上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愚案胡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  
 尚有爭臣爭之猶可况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諡  
 同稱人以檢之則盡人心合天理為方世之勸  
 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吝之哉孟子曰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久君  
 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其亦不得  
 廢公義而改其禮矣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  
 而擇所由哉然則秦人除諡諡○收天下兵聚咸  
 法徒為後世忠孝之賊乎

郡縣

鐘鏐鏐與鏐  
 通周禮梓人  
 為荀爽厚唇  
 弁口出目短  
 耳大胸燿後  
 大體短脰若  
 是者謂之贏  
 屬其聲大而  
 宏則於鐘宜  
 若是者以為  
 鐘虞  
 金人關中記  
 始皇二十六  
 年有大人十  
 二見臨洮身  
 長五丈足履  
 六尺皆夷狄  
 服天誠若曰

陽銷以為鐘鏐巨○鹿頭龍身神獸也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百二十斤○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  
 二萬戶○丞相王綰上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  
 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公卿講  
 廷尉官掌刑獄即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  
 甚眾後屬蜀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他總切也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力制也天下無異意則安  
 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

秦始

卷之二

秦始皇

四

立石功

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為瑞乃銷兵器鑄為金人象之。荆楚故改楚為荆。象郡史記注。作鄣郡南海。作泗水桂林。注並同。鄒嶧山持地志曰在兗州鄒縣南二十里。

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象郡會稽潁川碭郡南海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置守尉監郡守尉監平声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立石碑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而祭天禪小既下風雨暴至休息樹下封其松山而祭山川。為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禪見上于梁父在山

海上遊

張良

頌稱述也。徐市云々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為別名。○按或傳日本孝靈天皇七十二年徐福來神皇正統記曰秦始皇遣使求不死

泰遂東遊海上方士方外士也齊人徐市等上上下聲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相山在益陽洞庭大風發機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萬氏曰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韓亡欲為去聲報仇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韓亡欲為去聲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在今河南陽武縣良令平力士操平鐵椎擊始皇誤中去聲副也車始皇驚求

藥然旧史不弗得令去聲下天下大索生三十一年更庚

博士胡三省臘為嘉平三十一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

曰儒林之官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始皇子胡亥之讖始

四海淵源宜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築長城

皆明於古今起臨洮屬鞏昌至遼東郡屬延表方餘里威振

温故知新通匈奴三十一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

達國體故謂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

之博士家則九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

緒其山緒赤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

也盡伐其樹而

而其山緒然擊始皇擊上

也當有狙字狙

擊者謂伏其擊始皇擊上

旁而狙伺以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

擊之也史官院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臘嘉平解共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誥守尉雜燒之有偶對

見一卷三葉語詩書者棄市殺而棄其屍於市也以古非今者族并其族而

錄圖書胡三滅所不去上聲者醫藥卜筮逆龜日種樹之

省曰如後世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從其義則稱制曰可

李斯詩書

延表萬餘里

延表亦長也

為妖言云々

胡三省曰秦

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



御史胡三省

曰秦置御史

掌嘉猾治大

獄御史大夫

統之

相告引謂甲

引乙乙復引

丙也

作何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去聲相告  
 引乃自除筌蹄云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長子扶蘇始皇子也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  
 今上臣于稱君皆重法繩之糾治臣男子賤稱  
 於父亦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軍於上郡屬陝西今○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宮庭小乃營作朝潮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  
 前殿阿房如字或音傍○三山林氏曰阿山曲  
 殿故但号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

上閣道謂路

險難行架木

為棚而度

複道易知錄

注上下有道

也謂築上為

高天子自行

其上不與民

庶相雜

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在華表南山之顛巔以為闕表異山頂為複  
 道福也道自阿房渡渭屬燭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漢天漢營室星名天一官書曰  
 營室日關道閣天樞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  
 道者亦星名也阿房宮未成欲更庚擇令名  
 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  
 執也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  
 見也衡秤石秤錘也以秤秤量不得休息  
 日夜有程文畫日夜處決自有程限  
 貪於權勢至如此○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壁

持壁換之云

云壁者始皇

十八史田林卷之二 秦二世

七

趙高

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張晏曰。武王居瀉瀉池。君則武王也。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按此明年。始皇崩。沙北之兆也。  
一石鮑魚云云。史本紀會。暑上輶車。真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真。

授之。曰。為。吾遺。瀉瀉池君。地在咸陽。明年君其神也。  
祖龍死。祖始龍。君象也。○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北。平臺。在大名。秘。不發喪。詐為聲。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輶。溫。輶。涼。車。車上有窓。閉之則涼。故中。以一石鮑魚。亂其真。氣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浴以終吾年。

陳勝

鴻鵠之志。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數。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志。是也。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雁與黃鵠也。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綱。補法扶蘇。始皇長子也。無

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庚下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陽城。縣屬人陳勝。字涉。少。聲。與人傭。傭也。畊。輟。畊。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傭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鴻鵠。鳥。似鷹。而大。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蕪。機。時發問。九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徭役煩多。富強者。並役。盡。故復取貧者。戍漁陽。郡屬北平。勝廣為屯長。張上。○屯。猶營。會大雨。今蕪州。

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二人以為天下倡也上謂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曰刺秦漢之間謂之謁上謁上其名刺而見也應涉綱目凡例在遠而附之曰應群盜又云人

陳勝自立為王

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皆殺也○史記云詐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聲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史注欲張大楚國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郡縣官長以應涉○謁者官掌通奏○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陳人

武自立王為趙父老立邦為沛公

項羽學劍

微衆少曰盜衆多曰群盜徇趙地又云行定曰徇起於之間一本有兵字參為獄掾使漢書本傳無使字

記姓名史記姓名倒通鑑同

武臣武姓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官掌兵事使徇趙地巡師宣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貝○郡屬河南今徐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去聲迎立為沛公沛邑掾去聲主吏蕭何曹參漢書參為獄掾去聲使也何為主吏為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去聲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稽督難○郡屬浙東今紀興府守殷通欲起兵應

略燕地綱目  
凡例行取曰

楚將周市云

云通鑑諸侯

皆欲立周市

為魏王市曰

天下昏亂忠

臣乃見必立

魏王後乃可

迎魏公子咎

於陳乃立以

為王而相之

以降秦謂莊

賈降秦也

趙歇歇音軌

居鄴縣名在

盧州

韓自立為燕王

周市為魏王

王歇立耳餘

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也。組遂舉

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皮。副也。將時年二十四。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趙王武臣使將

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

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去聲

同其下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平

下並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

魏主咎與周市皆敗死。○趙主武臣為其將。李

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鄴人范增

年七十。好去聲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蜂同起

之將。言如蜂群起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

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懷

之孫。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應曰。六國為秦并。楚最無罪。故立其

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待二世方

燕宴字通用。樂浴。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

事。斯上聲。謂二世怒曰。吾嘗多間。開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

項梁立楚

待二世待。日

作待。今史

記李斯傳及

綱目

具五刑按漢

書刑法志。秦

法當三族者

皆先斷其

左右止首殺

之。梟其首。趙

其骨肉於市。

趙高誅李斯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墨刑注共見一卷

劓魚雷切別鼻也

宮注見一卷

中子中讀曰仲

庚誅滅也持鹿云々袁

了九曰北地有大鹿毛無斑其形似馬高所獻蓋此

為指趙高為鹿

三川今汝寧府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歷受墨劓刑

斬斬罪輕頸刑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丰蔡縣屬汝寧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誅父母妻三族

○中丞相官者日中後凡言中人中趙高欲專

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

默或言高陰中去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

論富貴不可恃

也諸儒多言鹿馬易辨亦未致耳

項梁敗死

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

項羽斬秦義兵

奮憤激也漢書奮下有勢

猾賊漢書作禍賊

鄼食其琅邪

高莫敢言其過先儒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

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

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

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

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繼耳

而覆宗絕祀之機斯在焉嗟夫後之欲求富貴

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哉○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

先言其必敗有將驕卒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

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

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今屬河東下虜王離等

降秦將章邯董驂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趙高  
二世  
子嬰

懷王  
關公

代醉編曰前  
輩有云前漢  
有酈食其審  
食其名字相  
沿不知何義  
僕謂此必基  
其為人如司  
馬相如慕蘭  
相如之為人  
故亦各相如  
且名食其者  
不獨酈審二  
公也前有司  
馬食其見戰  
國策後有趙  
食其見西漢  
想酈生輩慕  
司馬食其為

先是趙高數同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  
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婿細閻炎樂弒二世於  
望夷宮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立公子嬰為秦  
王二世之兄扶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關中記曰東曰函  
關即安西也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  
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  
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汗猾滑  
賊慄疾悍勇猾亂賊害也言羽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

沛公  
不  
儒

酈生

人故多食其  
其後趙食其  
亦必如此  
傳舍釋名傳  
轉也人所止  
息去者復來  
轉相傳無常  
主也綱目集  
覽云傳舍猶  
今館驛  
長揖師古曰  
手自上而極  
下  
足下蔡邕曰  
群臣士庶相  
與言故呼在  
殿下閣下足  
下侍者執事

遣沛公○高陽邑屬沛人酈歷食異其基謂沛公  
麾指麾故曰麾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異人多大畧也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  
不好去聲儒客冠買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  
搜日洩溺尿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  
士第次更入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  
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專舍郵也傳者以木為  
其上以召生入沛公方踞伸兩足床使兩女子  
為信也下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

陳留沛生

論秦不義攻守

者而先與之言因卑達之義皆謙辭也繫頸以組應劭曰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言欲自教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招八州云々蘇林曰招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六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也衣廷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沛屬後常為說客○張良從去沛公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示有繫頸以組示降也出降軹道旁軹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司馬溫公曰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攻方未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

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

七廟注見五卷廿五葉

西漢漢從初起之地名以為

天下總統也高祖元年

未嘗日本孝元天皇元年

沛豐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

雷電雷者陰陽相擊也電

守之勢異也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帝堯帝堯之

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能御龍事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封為杜伯杜

子日温叔奔晉為士師生士為士為生成伯缺缺生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

明魏徙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生熾熾秦滅魏徙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生熾熾秦

生高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

媪之稱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劉季隆準漢書

漢高祖

漢高祖

十三

注見一卷三葉曰作雷雨今從史記及漢書

隆準準音拙繹役繹亦役也

縱觀云々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也

箕帚妾集覽為妾以供掃灑也禮曲禮曰納女於大

夫曰備掃灑注掃灑賤婦人之職也

為縣縣指豐也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

註隆高而龍顏美鬚髯在頤曰鬚龍股有七十準鼻也

二黑子也也寬仁愛人意豁歡入○開如也有大

度也量不事家人生業及壯為泗上亭長秦制十里一亭

亭置一長嘗繹同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單善父縣屬人呂公好去相

並同去聲下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良言吾有息女所生女也願為箕帚同

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壓也當之劉季隱於芒碭

唐山澤間芒山碭山在今歸德亳州之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

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也

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貫所謂劉

氏冠也劉季為去驪山徒多道

亡自度堂比鼻及也至盡亡之到豐邑在鄆縣杜陵西南西

止飲夜乃解縱也放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猶言

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

漢高祖

十四



夜徑之徑。一作經。

拔劍斬蛇漢代秦之兆也。

豪傑上漢書無父老二字。

約法三章

蛇所有老嫗過去也。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

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

喜。自負諸從去聲下。者日益畏之。陳涉起。劉季

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旬旗幟。熾皆赤應前赤帝子兆。

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項秦。王子嬰既定。

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

秦苛何細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服度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

罪名不可預定。故九言餘悉除去。上秦苛法。秦

民大喜。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謂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

羽一切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

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華川渭南

縣驪山馮公谷東。期旦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

百萬。在鴻門。地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

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項羽欲入關

范增說沛公

且下漢各。有日字。史記同。師古曰。且日明且也。

沛公兵十萬。下漢各。高帝紀有號三十萬四字。師古注。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

增之。

皆為龍下史

記通鑑並有

虎字。

入見沛公下

史記項羽紀

更有沛公二

字通鑑同

為壽注見字

一卷六十葉

秋毫踰小也

籍吏民師古

曰籍謂為簿

籍

采同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叔曰項伯

索隱云名纏字伯陵師古云字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

良呼去聲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

具告因要邀伯入見沛公奉卮支○應劭曰飲

酒為去聲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

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

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伯許諾

曰且日不可不蚤早同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

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

謝羽

小人之言吏

記曹無傷使

入言於項羽

曰沛公欲王

關中使子嬰

為相珍寶盡

有之

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

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曹姓

名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勸目羽師古曰

論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如環而不連者三羽不應增出

使項莊羽從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

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純上直入噴噴

直入下史記

有軍門二字

范項增

樊噲

樊噲  
卮酒  
不詳

沛公  
使羽  
謝

細人之說細  
人猶言小人  
斥曹無傷也  
竊為將軍竊  
曰作切今公  
史記及通鑑  
如廁之則酒  
圍也說見五  
十八葉標記  
不堪酒力也  
五斗斗酒器  
也  
亞父袁了凡  
曰亞次也羽  
尊范增次於  
父猶齊桓公  
尊管仲為仲

張目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皆  
張目○盡裂也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十卮酒賜之彘  
豕也○肩  
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噲食也○之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  
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  
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  
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  
坐須臾項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澗行趨霸  
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升杯同勺與約通所

亞父  
撞五

羽殺  
子嬰

父也  
足下解見十  
二葉標記  
豎子不足謀  
豎子注見一  
卷四十九葉  
戶水信義曰  
豎子斥項莊  
也蓋增使項  
莊劍舞以擊  
沛公然為項  
伯所礙而不  
得擊故罵詈  
如此  
屠咸陽屠注  
見一卷七十  
六葉標記  
富貴云々衣

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  
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范足下羽曰沛公安在  
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過責之脫身獨去已至  
軍矣亞父拔劍撞擊也玉斗而破之曰唉哀○  
發聲豎子羽也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  
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降項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  
其月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  
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色下同○徐廣云  
東西谷南武關西

繡漢書作衣  
錦鄉行通叶  
史記無耳字  
韓生楚漢春  
秋楊子法言  
作蔡生

楚人沐猴云  
人沐猴云  
索隱曰言  
猶猴不任入  
著冠帶以喻  
楚人性躁暴  
果然言果如  
人言也  
王曰如約謂  
令沛公王關  
中  
功伐師古曰  
積功曰伐

立沛公為漢王

五星聚東井

進食母

陽尊為義帝  
下漢書高帝  
紀有實不用  
其命五字陽  
與伴同容齋  
隨筆曰衆所  
尊戴者曰義  
義帝是也

三分關中云  
王司馬欣為  
塞王董翳為  
翟王  
漂母光緒曰  
或謂漂母非  
婦人乃秦漢  
間之隱君子  
蓋以其不望

散關也北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曰言雖著

人衣冠其心羽聞之烹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

不類人也致猶復也羽將以求王曰如約如先入關中羽

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王約

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屬湖南分天下王

去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

彭城為西楚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

上平聲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郡

下平聲今興元府也而三分關中王去聲秦降將三

案漢王初封都此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

人章邯董翳司馬欣即三秦也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

蕭何諫曰願大王上去聲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

國以何為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

水也井經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初淮陰

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也○淮屬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剽○以水母見信

饑飯上聲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立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再。或云。越絕書。有漂母。蓋再字之誤。

能自食吾衣。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而進食。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屠肆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

雖長如下字。大好聲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

不能出我胯讀如跨。兩股間也。下信熟視之。俛俯出胯

下蒲伏手足並行之貌。一市人皆笑信。怯項

梁渡淮水出唐州桐栢縣桐栢山東。入海。信從之。又

數並同。以策干求也。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平粟

都尉官掌治穀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

鄭郡名。即漢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堂何

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

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白也。王罵曰。若亡

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聲平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奮

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

終亡耳。王曰。吾為去聲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

無所事信。漢書注張晏曰。無事用信。

將為大信

項籍 帝 陳平 甚均

一軍猶言舉

有信字謬甚

引兵云々史

記通鑿並同

里中社素隱

呼去聲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師古曰

壇除地為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萬人為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

曙諸將使各部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引兵從故道通鑿註縣出襲雍去聲王章邯邯敗

死擊去聲王司馬欣翟宅王董翳皆降○漢二年

項籍弒義帝於江中○初陽武縣屬人陳平家

貧好讀書里中二十五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

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

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去聲典

護軍典主護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

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德也臣聞

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

漢今大王令平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

責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

行去聲也今有尾生古信士或曰孝已紀○高

孝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木王何暇用之乎王

陳平 周勃 盜其嫂 陳平

下宰主宰之 宰孺子注見 一卷二十二 葉表了几以 孺子為陳平 字謬 魏王咎見于 九葉 盜其嫂陳平 兄名伯常耕 田縱平遊學 其婦嫉平不 事生業伯聞 之逐其婦而 棄之此嫂疑 是後娶者 尾生事見莊 子

高宗子。上當加殷字。

董公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歲。其名未詳。

順德者。昌云。云昌亡。叶。名成。叶。服音白。與賊力伐通。

放弒。放謂遷義帝于郴。弒謂殺之。江中。三軍。方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周制。天子六軍。諸侯大

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乃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鄉名。三老官名。史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董公遮說。遮道而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白。叶音。項羽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去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弒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常

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貢父。云。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兵五

十六萬。伐楚入彭城。郡屬河南。項羽所都。而沛郡也。收其寶貨

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

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出河南府陳留縣。東經雍丘。至

應天府。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去聲。之不流。圍漢

王三匝。入。會。木風從西北起。折舌。木發屋。揚沙

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異其基。○臣

也。從去聲。太公呂氏問。潤。行遇楚軍。為去聲。楚所獲

太公

睢水

審食其說見十一葉標記

蕭何  
謂共

縣邑上通鑑  
有官室二字  
便宜朝野類  
要曰主將之  
從便行事也

口尚乳臭胡  
三省曰言其  
少不經事弱  
不任事若味  
離乳保之懷  
者

常置軍中為質致漢王至滎陽陽鄭郡名即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

大振也奮○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

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曹又去聲調去聲兵

未嘗之絕張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

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

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魏王豹叛漢王遣

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姓直名為大將王曰是口尚

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縣屬中以木罌

渡軍通鑿注以木罌縛罌以渡襲安邑縣屬

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

耳與俱吳曰漢天下其征伐次叙大抵如秦

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

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

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

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

後難先取此而後大先據形勝○三年信耳以兵

擊趙聚兵井陘刑○山在威口趙王歇及成安

君陳餘禦之李左車史遮謂餘曰井陘之道車

木罌下史記

有罌字漢書

同此從通鑑

襲安邑襲注

見于一卷二

十七葉

信耳

奇兵孫子曰

凡戰者以正



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輜重注見一。卷五十六葉。足下深溝高壘。壁曰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劫也。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

知其不用。李左車策。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也。夜半傳發。起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佩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而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追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同。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背。

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也。得李左車。解縛入房。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

空壁壁注見一卷五十八葉。標記後皆倣此。倣棄鼓旗。御覽兵部鼓旗。右倍山陵云。云孫子語。陷之死地云。云亦出孫子。趙本學曰。敵守甚堅。野無可掠。前險已失。退守無由。敵計日深。兵日益。守日固。我糧日乏。兵

信出。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

信出。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

信出。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

隨何 九王 江漢

日光計日窮一受其圍萬無生理惟有戰而已故名帳御帷帳服

食其 請立 六國

前箸胡三省曰時漢王方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商容殷賢人也閻注見一卷五十一葉表謂顯其之箕子見于一卷十七葉

國在王黥布楚將也畔同楚歸漢既至漢王方

踞床洗足召布入見現布悔怒欲自殺及出

就舍帳帳御食飲從去官皆如漢王居句又大

喜過望所過於已○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

曰趣促下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

請借前箸為去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去聲○

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

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閻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

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

乎五曰歸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

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

能乎其七其八即下文天下遊士楚惟無疆二

段是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

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楚

之疆本六國後撓亂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

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主輟食吐哺罵曰豎

從張 良計 銷印

陳平 以金 反間

楚惟無疆服 度曰唯當使 楚無疆疆則 六國弱而從 之 撓屈撓也

謂平聲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

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梗○

也令聲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

反間解見一  
卷五十八葉  
標記  
羽大疑亞父  
網目羽使至  
漢陳平為大  
牢具舉進而  
伴驚曰吾以  
為亞父使也  
乃持去而更  
以惡草具進  
使歸以報羽  
大疑亞父

四支曰鯁。故君謂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下  
並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  
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

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  
誑。○欺也。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

出降。平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  
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臯。○津地在孟羽圍

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去  
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

山名。秦於此築栗塞。成臯之險。王從之。○酈  
食其為。去漢王說齊主。田廣。○案酈生有天下

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去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也。軾掉調三

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主烹食其而走。

○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  
西三室。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

山。上。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  
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漢高祖  
三十五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羽為高祖云  
云高祖李奇  
曰軍中集權  
太公為楚所  
獲事見廿一

一杯

之數罪

挑戰綱目集覽曰瓚曰挑  
徒了反。搃。僥。敵以求戰如。古之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羽願與王挑調二人獨較勝戰負曰挑戰王曰吾寧鬪智

不鬪力因數上羽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

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閔罪三燒秦官室

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

仇秦子弟新安二十萬衆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

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

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臂○楚使龍且子魚切救齊

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維維水

也○塞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

決水且軍太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

漢王請為假主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

平躡足以踰之附耳語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

語之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主○項羽聞龍且死大

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上去聲我推退食食上

大半大音泰  
幸昭曰凡數  
三分有二為  
大半

良平  
信封

武涉  
說信

音嗣。我言聽計用我信背之不祥。雖死不易。亦

音嗣。我言聽計用我信背之不祥。雖死不易。亦

○漢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

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

鴻溝。即今引河東南為溝也。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

公呂后。解而東歸。漢主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

遺。惟患也。王從之。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

不知。項羽既殺韓王。而張良欲。○五年王追羽

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韓信彭

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通鑿

也。從陳以東。王韓信楚地也。王從之。皆引兵來

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

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漢軍而為楚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

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

慷慨。竭誠曰。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追。不逝。騅不逝兮。

相君之面云

云易知錄注

面謂向漢背

謂倍漢

羽乃與漢約

按史記此時

楚歸太公呂

后於漢

虞美人按史

記項羽美人

名虞陳注以

虞為姓者從

漢晉也

慷慨楚辭好

夫人之忱慨

注慷慨激昂

之意義氣相

感者多曰慷

慨

力拔山云々

世逝叶兩何

字為韻

騅爾雅釋畜

云蒼白雜毛

騅也。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去聲八百餘騎去聲下潰衝散也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縣屬和州。今烏江縣。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去聲下並同。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平聲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鑿云：斬漢下將二都尉。於是欲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欲東渡烏江。浦在東城亭。長艤。蟻○整船。向岸日。艤船待日。江東

絃誦解見一卷三十八葉。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徹侯。史記作列侯。漢書作通侯。應劭曰：漢王即位。

雖小亦足以王。去聲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平聲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平項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彭越為梁王。王魏地。都定陶。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猶也。列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

曰曰微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微也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惟幄史記高祖本紀作帷帳此據漢晉橫來大者王云々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

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扶運籌帷幄在前日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填鎮定國家撫百姓給餽餉餉去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

田橫

子姦劫弑臣篇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注物茂卿曰古者字猶則字也尸鄉正義曰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阪之北

禽同擒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齊王廣叔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山在永中曰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專去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郵馬也至洛陽尸鄉自到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到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迫也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髮髮也鉗鉗東頭也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鉗布置廣柳車中之朱家心知其布魯朱家所賣之朱家人姓名也

公斬丁  
固  
秋曰薛人名  
丁公楚漢者  
兩賢按師古

也。之洛陽見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去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同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官名。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皆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之業。○丁公李布母弟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通鑑註。與哉。丁公乃還。旋至是謁見。現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

曰。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固感此言止也。表了凡。謂季布與丁公為兩賢非也。

九。唱。喉也。以喻。關。中。背。以。

無母效丁公也。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守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也。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齊人婁敬婁姓敬名。劉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異下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色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此搯厄也。天下之九。剛說文。而拊。撫也。其背也。



喻天下。

阻三面而守  
下綱目有獨  
以二面東制  
諸侯八字。

張良從赤遊

辟穀書言故  
事云神仙不  
食飲曰辟穀  
絕粒擊運脩  
養為導引  
布衣解見一

上問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

中左敵同嶠右隴隴州屬鞏昌蜀阻三面而守

句敬說字如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胡曰上起兵

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敵

陳入長安之計通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

還京師又六日穎川盜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

能繼之靡有勸意可謂留縣名即侯張良謝病

辟穀道引不食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

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仙人號也

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

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

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

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

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

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良少去時於

下邳屬邳州地謂楚人上遇老人隨履地下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詆也之憫其老

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

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

卷廿一葉標

赤松子瑯琊  
代醉編姓黃  
名初平。

孺子注見一  
卷廿二葉

張良

陶賢子賢曰  
作儒今從史

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在東下黃石。即我也。旦視之。乃太公望。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數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阮賢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符

信會

論高

記及通鑑。賢子注見一卷。四十九葉。古有巡守。古下史記。有天。子二字。通鑑。同。巡狩注見。一卷十葉。第出第。胡三省曰。但也。果若人言。人謂蒯徹也。見于二十六葉。詳見史記。淮陰侯傳。狡兔死。云々。按飛鳥。敵國。語出黃石公。

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如字。又音蒙。○楚連亘。會諸侯於陳。因禽擒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謂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死。遂械繫之。繫以歸。赦為淮陰侯。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上嘗從縱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

剖符

蕭何

三略而飛鳥作高鳥史記同師古曰狡死良狗烹此三略之言今按三略不載烹鋪郎切與藏亡叶械繫孔穎達曰械者戒也戒正人不得遊行也桎梏首曰桎手曰梏足曰桎是為三木本傳無顧字按漢書本傳有顧字而無

反字史記世家連用顧反二字

覆道注見七葉標記

往往猶言處處也

上曰雍齒下

漢書有與我有故怨數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之語

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

多多益辨薄竟切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去聲

下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

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分也

符封功臣鄼贊○邑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

曰臣等被堅執銳盾○堅甲銳兵銳鎗利也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本傳无上曰諸君知獵

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

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

敢言○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復道

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

曰陛下以此屬蜀下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

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

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臣名雍其姓也高帝嘗良曰急先封齒

於是封齒為什方本作放邑侯而急趣促丞相

且侯史記且作尚通鑑同

見問通鑑作目見偶語

缺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胡三省曰古者君子必帶劍

以衛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群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

兵草曰麻

叔孫朝起

善忠事良論張

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無患矣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聞諸將謀

反必待高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

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忌之謀國家无虞利及後世若良詔定元大功十八人蕭何曹參者可謂善諫矣

樊噲鄧生鄒南夏侯嬰灌嬰傅寬靳劬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

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潮下同不趨尊太公

為太上皇帝德也秦苛何法為簡易異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去拔劍擊柱叔孫通名

叔孫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

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

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

子百餘人為絲燕子劣切野外習之全

注曰叔孫通捨抱鼓而定一王之儀即其事也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平禮引諸侯主以下至

吏六百石昂秩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

置法酒御酒曰御史御史大夫曰中丞曰侍御

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監察御史

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

長樂宮成

曰履皮曰履屨屨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

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

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

記云漢制大臣劍履上殿者例帶木劍不得有兵刃

蓋防微杜漸之意云々

叔孫通名何字通以字行

也。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

譚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

通為太常。一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秩宗。即其任也。○

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又頓突，又單禪

于。通鑿注：單于，匈奴天子之号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冒頓

名也。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今易州也。悉兵三十

萬北逐之，至平城。屬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去

圍帝於白登，屬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澗厚

遺閼煙氏。支○單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去。帝

征伐凡六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

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具進楚，輒益封邑。由戶

使背約擊羽，厚遺閼氏等是也。更曲。○九年，遣劉敬使去

逆侯。○九年，遣劉敬使去聲，匈奴和親，取家人子

妻敬，傳庶人之名，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妻

家子。子亦女也。○十年，代子，即文帝也。相國陳豨布

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

陰與豨謀。史云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故呂

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

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去聲兒

匈奴

陳平

蘇莖韋昭曰：引繩為綿，賈

達曰：莖以茅

表位，應劭曰：立竹及茅，索

管之，習禮儀

其中也。更六百石，胡

三省曰：漢吏

六百石，銅印

墨綬，奉月七

十斛。法酒師古曰：猶言禮酌，謂

不飲之至醉。陳平秘計，應

劭曰：平使畫

工圖美女，間

遣入遺閼氏

云：漢有美女

如此，今皇帝

困厄欲獻之

閼氏畏奪已

寵因說單于

解圍。○師古

劉敬

呂后

信新

漢高祖

三十五

信亦自取

削徹

姊妹為長公主

舍人弟舍人  
親近左右之  
通稱也其第  
謝公著嘗獲  
罪於韓信信  
欲殺之故今  
告信反也  
上蒙余宗海  
曰上變亂之  
事以告之也  
削徹之謀見  
于二十六葉  
夷三族注見  
十葉

梁太僕彭越

陸賈太中大夫

又不更記淮陰傳無不字

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

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什趙脅燕東

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

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

謀禽信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亦有以取之

焉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

其後漢追楚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

帝固有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功不矜能則於漢家勛將比於周召

之徒後世其血食矣不務出此○十一年帝破

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十一年帝破

豨還詔捕削徹通鑿上還問信死問呂后曰信

計遂詔至曰秦失其鹿喻天下天下共逐高材疾

捷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本傳有拘各吹非其主之語天下欲為平陛下所為者甚眾

力不能耳又不可盡意邪帝赦之○梁王彭越

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天子九卿此其一也告其將扈輒將勸越

反上使人掩也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梓蜀呂

后曰此自遺惟患遂誅之夷三族○遣陸賈立

南海縣屬廣州尉佗越為南粵同王佗稱臣奉漢約

東也佗趙佗也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嘗自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

賈歸報拜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賈時前說如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

每奏下通鑑  
有一編二字

祠孔子琅邪

代醉編云魯

哀侯立孔子

廟俾百戶守

之西漢高祖

過魯以太牢

祀孔子元帝

命太師以所

食八百戶祀

孔子東漢光

武過關里命

大司空以太

牢祀孔子明

帝詣孔子宅

御講堂命皇

太子諸王親

經西晉靈帝

詔置鴻都門

學畫先聖及

七十二弟子

像武帝詔魯

國四時祀孔

子及弟子帝

親釋奠以顏

子配享

大風起云々

揚柳方叶

四皓皓白也

四人皆頭白

故名四皓

姓唐一本作

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我著我著去聲著書十

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

○淮南王黠布見帝殺韓信臨彭越以同功一

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及帝自將擊之○十二年

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具牛羊豕祠孔子

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樂也○上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

也令擊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史云

沐邑謂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初戚姓姬有寵生趙王如

意呂后見疏疎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紀欲

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諍之皆不能得呂后使

人彊上聲要邀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商山曰東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祿里先生史註東園公姓唐字宣明

子廢太

沐為沛

孔牢以

友黠布

語奏陸

乘里誤也。按通雅。角古音祿。綺里李吳氏曰。姓吳名實。字子影。居綺里。○琅邪代醉。婦曰。姓書。有綺里先生。李其字也。

居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里。綺里李無註。不敢強為之說。

以上嫚慢侮

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至以為客時。

疑。從。去聲。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

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

同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

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奇也。上怪問

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如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耳。上曰。煩公幸卒。入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

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蕭何。以長安縣屬地。陝上林中。多空

地。棄請令平聲民得入田。佃同。耕也。上大怒。

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詳見通鑑。高帝本紀。○上

擊布中去聲流失。飛矢曰。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

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

調護。下史記。留侯傳。有太子二字。如淳曰。調護猶管護也。

械繫。注見三十二葉。

百歲後。謂身死後也。



乃汝也

太子盈立按  
史記呂后本  
紀是時高祖  
八子長男肥  
母曰曹姬為  
齊王次孝惠  
呂后子戚姬  
子如意為趙  
王薄夫人子  
恒為代王孝  
文是也諸姬  
子子恢為梁

呂后  
趙王殺

少上聲慙陟降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  
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上崩葬長陵地在咸陽。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  
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  
沈去。○鳥食腹。以其殺趙王如意。斷上戚夫人  
手足。去聲。眼輝呂音許云切。灼也。一作耳飲。  
去瘖音也。藥使居廁漢書作鞠。或謂窟室也。中命曰人彘。

曹參  
趣裝

畫二  
之歌

惠帝  
崩

呂后  
臨朝稱制

王子友為淮  
陽王。子長為  
淮南王。子建  
為燕王。  
孝惠皇帝師  
古曰。孝子善  
述父之志。故  
漢家之謚。自  
惠帝以下。皆  
稱孝也。  
相國見一葉  
標記

蕭何為相云  
云為相史記  
曹相國世家  
作為法。漢書  
通鑑並同。胡  
三省曰。較若

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  
蕭何卒。齊王肥高帝第一子相去聲下曹參令平舍人

趣促。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

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校漢書。

校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事其清淨。民

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

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尉。○帝

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後宮美人。

也。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

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字典較著明貌。○

一失壹叶。陳平為左丞。

相按史記世家。呂后元年。平徙為右丞相。

論之人。義當。以王。正陵為。

呂祿將北軍。云々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

左祖。為劉氏。

文代。王。

故漢衛官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京城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祖注見二卷五十八葉。

西鄉讓者三云々。王以賓主禮接釋臣。故西鄉釋臣。勸進王凡三議。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

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刑到也。劉白馬以。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

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胡曰：自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

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見。它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

言。四年，太后廢少帝，幽囚殺之，立恒。胡更切。山

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佗，人子為惠帝子者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

將南軍，大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奇說祿解

印以兵授酈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

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召朱虛侯劉章

齊王子，予與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

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

鄉，同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

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據龍氏

文帝不受馬千里

平不決獄對錢之問

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

屬車在後古

者諸侯二車

九乘。秦滅九

國。兼其車服。

故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法

駕半之。沉約

曰。屬車皆阜

蓋黃裏。

吉行云々貞

觀政要。師行

作凶行。注曰

吉行謂巡幸

祭祀凶行謂

出兵行師也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薄氏。夢龍據。曾遂生帝。帝立。

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

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旗上有鈴

也。在前。屬並同。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

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

道里費。非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聲四去。

毋無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

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平。粟肉史。卿也。上曰。君所主者。何

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東

西戎南蠻北狄。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

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府屬守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

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大中大夫。○陳平卒。○

二年。賜猶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

安之謂何往

待罪宰相胡

三省曰待罪

者謙言也謂

身居其官而

不稱職則將

有疎曠之罪

故謂居職為

待罪也

四夷下陳丞

相世家有諸

侯二字

吳公史失其

名故稱公

初賜

吳公

治均平

治平言其政

治均平

漢孝文

四十一

張釋之  
犯罪  
金

犯罪當罰金  
如淳曰。罪先  
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也。

廷尉天下之  
平。平其不平  
曰平。

張五  
乘市

棄市注見六  
取長陵一抔  
土長陵高帝

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渭橋非一。此有一人橋

下走乘去聲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罪天子

出入必先清道禁止人行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

如是更庚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讀不平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

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去聲是也其後六

有盜高廟玉環句得讀捕下廷尉治平聲釋之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

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供承宗廟意也

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平聲愚民取長陵

一抔哀也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

南厲王長如字○高謀友廢徙死廢王徙民有

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和

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也之後封其四子為侯

賜為陽周侯其一人無考姑闕之○匈奴冒

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

之漢書云綽灌東陽侯上以為長沙王長沙國

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大傅徙梁王在潭州

俱侍中同位王史注云是吳芮之子發也

大臣  
賈誼

大布  
粟

葬地見于三  
十八葉不忍  
斥言發塚故  
云取土

一尺布云々  
臣瓚曰一尺  
布可縫而共

衣一斗粟可  
春而共食況以

天下之廣而  
兄弟不相容

乎逢春容叶

一人無考良  
封東城侯

大臣多短之  
風俗通義云

賈誼與鄧通  
俱侍中同位

王史注云是  
吳芮之玄孫差

上疏

使著

租賜

刑除肉

稅除租

誼惡通為人  
數廷議之由  
是疎遠遷為

長沙大傅

三俊無考表

了凡日三言

經制不定四

言當輔導太

子五言審定

取舍六言優

禮大臣

除肉刑肉刑

者墨刺刑官

大辟也

城且春應劭

日城且者且

起行治城春

者婦人不豫

外徭但春作

米皆四歲刑

也

當止之間漢

書刑法志有

斬字通鑑同

止與趾同

帝子梁大傅上上聲疏去聲○曰方今事執勢

可為去聲痛與者一長大反側難制也

者二置一言朝廷而奉變夷輕重也

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經制

臣又三○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

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令

年田租半○十三年太倉令去聲淳于意有罪

當刑少女緹縈永平○上書曰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復屬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繇也願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

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奏請定律曰當髡

者城旦春當黥髡者鉗城旦春當劓者答二百

當止者答五百其城旦春各有歲數以免制曰

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蔡罔疏

關刑罰大省焉○陳曰以一女子言改數

十年帝主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是

歲除田之租稅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

府所入寡于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

金紫絲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侯騎至

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

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  
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  
弋綵履革鳥所幸未人衣不曳地帳无文繡百  
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

八各交本 漢孝文 四十三

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如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十六

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持玉志新垣平使人

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盃者刻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年○後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後

元年平以詐伏誅見○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

郡屬山西今大同府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營在劉禮次

也亦屯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關中以備胡上自勞

將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包道馳入大將以下騎

並同去聲下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士卒前

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上乃使使上去聲持節以旄為之上

節也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

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

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

在位二十三年案紀年當作四年宮室苑囿又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細柳

周亞夫一統志云亞父沛人勃次子也

將軍

約禁約也

露臺綱目正誤按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

中人處富者  
貧者之中  
縹緇也

與王下漢書  
有詐病二字

以德

家給  
人足

尊文  
帝為  
太宗

中人中等十家之產也何以墓為身衣去聲弋同

也。卑綈所幸慎也。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

吳主高帝兄仲之子名濞不朝賜以几案屬所杖如謂其

朝故給賜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庚加賞賜以

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賜之專以德化民當

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

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即

上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

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百世德莫

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周曰世室

制曰可。○帝為太子時壘錯姓也醋為家令

○官主皇太子飲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

多也。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空也言事

輒聽寵傾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

大府法令多所更庚定。○初孝文時吳主濞啓

太子入見現得侍皇太子飲博讀爭道恭道

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溲稱

吳王濞太子  
楚漢春秋名  
賢字德明  
博局集覽曰  
猶今言恭恭

諸侯請削

提提擲也

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地也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棘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平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无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龜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傅胡亥，其心術者无非刑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入，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无所不至。誼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

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无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龜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龜錯又言：楚王高帝弟，楚王友，高帝有罪，削一郡。楚削東海，元王交子趙，第五子。有罪，削一郡。趙削常山，膠西王卯，按漢書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子九人，襄章興居將閭，志辟光賢卯，雄渠。齊王謂悼惠王肥第四子。齊主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兄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

史記卷之六

漢孝景

四十六



孝王將聞也

七國

亞父

上諫

非少主臣謂  
亞夫乃先帝  
老臣非少主  
之臣也

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

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名姓未詳往擊吳楚。鼂錯

素與袁盎惡去。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伏諸

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同腰斬東市。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

楚。諸友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邑屬勃海。侯。以諫忤

誤也。上意罷。上曰。此鞅鞅與快通志。非少主臣。

案通鑑。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不得。及竇太

后。欲以皇太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事。後旬

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卒為去聲人誣。告下獄。

歐詭上。血死。筭蹄云。亞夫子。為父盜買縣官。

○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

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見上鄙五百家廩廩愈

在屋曰廩。在野曰廩。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皇都。公羊曰。京。大師。

粟陳陳相因。也。仍充溢。逸露積於外。紅腐

不可勝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掃除繁苛  
與民休息

陳舊也

不可勝食言

多也

居官者以為

姓號如淳曰

倉氏。庾氏則

號故有倉氏

倉庫吏之後也。

然罔同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去端鄉

曲禁網疏闊擅作宗室有土分土公卿以下奢

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通鑿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

然與狄天下蕭然財力絕矣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

凡三稱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

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

問之廣川邑屬冀州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平勉而已

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

犯也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

植多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陛下行去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

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憂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庚下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始有年號

始改元曰建元按史記封禪書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見

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更化則善治

大學  
教化  
本原

關師古曰。由也。  
春秋大一統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歸於一也。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

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天子之學曰太學。即國子監也。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且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王正月大一統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六藝注見二  
卷三十九葉

安車胡三省  
曰古者高車

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去聲。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廢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可用。亦畧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是切。然強勉學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厥攸居。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慾之心已萌。不勝其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譴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以蒲裏輪。束帛加

為治不在多言

林苑上

士經五博

立乘安車坐乘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若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東帛于端帛也

壁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民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帥百擊東甌國在遣使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戴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胡服騎射猶失入君之熱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鸞旗在前屬車在後之語大相遼絕矣○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道遊巡○五年置五經博士官掌各治詩書○六年閩越擊南越同遣王

初舉

李少君奇

力行謂勉力而行也為微行帝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微行謂服微賤之衣以出遊也

上林苑名在西安府城內本秦舊苑漢武帝開廣之周迴數百里見撫實博士儒林之官也注見五葉標記舉孝廉各一

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現上旬善為巧發奇中言多中上意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神安魂魄大洞鍊真經云丹砂鍊之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琊人皆言千歲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庚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人如字○周禮大行人小行人即今通事會人官也王恢議

上王侯

南唐

司馬相如

人從董仲舒之言也師古

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

唐蒙上旧脫五年字今從通鑑及十九

史略司馬相如為

蘭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說見十一葉標記

每年上計簿之吏郡國皆掌治民春勸民農桑秋冬案訊諸囚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

公孫弘對策

待詔集覽曰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

遣恢等將兵匿馬邑今朔州旁谷中陰使如

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

和親攻當路塞○五年唐蒙上聲書請通南夷

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捷為

有女浣於邈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夜郎侯聽約以為犍塞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蜀西夷

以為越昨亦西夷國武帝開冉駝莫江切西

開以其地置郡縣西至沫未○荃蹄云水出廣

若水荃蹄云出旄牛南至犛莊犛歌○水出犛

海為徼日徼東北日塞徼吏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懸同次續食隨萬官司令

平與計偕荃蹄云令與每年上計甯川郡屬山東

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舉也為第一待詔金

馬門荃蹄云門下有銅齊人轅姓固年九十餘

亦以賢良徵弘仄傾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

正官故稱待

漢孝武

五十一

車箕商

詔  
仄古側字

阿比附也

上谷在古幽

州西北今為

侯弘公孫

開東閣云々  
師古曰閣小

以衛青為大將軍

張騫使西

門也東向開  
之避當庭門

而引客別於  
椽史官屬也

禪王又曰小  
王也猶言禪

將也  
數十百萬又

曰數十萬以  
至百萬

祁連上曰脫  
至字今從通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六年初箕商車起商賈車

船之稅○陳曰諸橫歛始於此自是國用蹙矣○匈奴寇上谷遣將軍

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父甫也偃上上聲

下並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岳亦上

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

見現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是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

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屬甘肅今夏州○五年公孫弘為

丞相封平津邑在薊州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

閣以延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

蘇建李沮公孫賀擊之通鑑云得禪王十餘衆

百還以青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

衛青等六將軍筌蹄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

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沮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

年遣博望侯張騫使去西域通滇本楚莊國

王弟莊踰○二年以霍去上聲病為驃騎將軍

武資三品日驃騎將軍擊敗拜匈奴過焉烟支國在至祈

連山筌蹄云即天山而還○匈奴渾瑊邪社王降項平下

置五屬國存其舊号而屬以處其衆○三年

匈奴入右北平郡屬鞏昌○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鑿封狼居

還○元鼎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

誅初少翁勸上作甘泉宮而置祭具○西域始

通置酒泉屬甘肅武威郡亦屬甘肅○五年

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軍變

大以詐誅○六年討西羌匡○書傳云國在西

州以西皆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南海蒼梧鬱

九真日南○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

使去仕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

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通鑿註有不能

遂○帝如緱鉤氏邑屬河南或登通鑿中嶽嵩

在河南府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善肅

然泰山下復東北至碣石山在平樂府驪城而

還○滇王降置益州郡屬四川○三年擊樓

蘭國在西域虜其王擊車師國在西域破之○朝朝鮮仙

誅成將軍

軍利將五

屬國胡三省曰五郡謂龍朔方雲中也

平南越

帝登臺

帝如緱

朝鮮

初作大 伐宛大

伐大宛先是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

蘇武使單于

無人使 牧苑

衣繡衣 持斧盜捕

得善馬數十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封廣利為海西侯大宛師古曰窖旧米粟之窖而空者也梅窖中卧坐毛席燕丹燕王喜太子丹質於秦事見二卷七十策使者衣繡衣持斧使者上當

國在降置樂洛浪郎臨屯麻玄菟徒真番音婆

郡○匈奴屠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漢

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西夷種名有滇池

長安作昆明池○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

甲子朔且冬至作太初曆以正征三代已上音

而改耳月為歲首用夏正也○遣李廣利伐大宛

西域不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

大入破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處別築城置人守之謂之候城即障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

○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下如聲來獻○天漢元

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

大窖藏也○地中絕不飲去聲食嗣武齧妍入○雪

與梅通種毛并咽吞也○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牝白羝乳

乃得歸乳孕育也謂待羝而乳乃釋武○二年

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

制御下好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

官掌案察姦宄衣繡衣持斧也督捕得斬二千



祀明堂 巫蠱事

添直指二字。百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

石大守祿二千石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琅琊東今沂州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在泰山趙氏曰周天修封禪善。○征和二年巫蠱事作政而惑人。以亂指射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故曰巫蠱作者起也。帝如甘泉宮在鄠縣。以江充為使者治平巫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多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諸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至是武帝晝寢夢木人數十持杖擊帝帝驚悟遂病太子據名懼使客佯為使者收捕充斬

秋田 上千

中廐師古曰。皇后車馬所。在也。胡三省曰。中廐者天子之內廐也。至湖通鑑注。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號州湖城閩鄉二縣皆其地。歸來望思之。董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鬼歸來也。其墓在今湖城縣。

之白告也。母衛皇后發中廐。救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漢以扶風馮翊為三輔。兵丞相劉屈若人。將之太子亦矯制詐為詔。發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縣名未詳所屬。自經縊也。死。後有高廟寢郎官掌高廟之廟。由千秋上書言有白頭公。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郡屬山西今豐

之西基址猶存。議輪臺屯田云々按輪臺屯田之議從柔弘半之言也至是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日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

州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

議輪臺屯田○輪臺西域國名接支渠犁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有五柞木病篤以霍光為太司馬太將軍受遺

詔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

征和後元上雄材木畧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惟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

伏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譖而戮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

復數朝下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沙漠之南無斥地○開地立郡縣置受

降城○取受匈奴來降之義東中西三城全書註東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

元屬振武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城在榆林即五原也

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梁臺

在長安城北關內舊云因以香柏為梁而得名作承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

合拱上有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舊云仙人掌擊玉盃以取雲表之露

遺下通鑑有

王以遠速之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

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

速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可

以安民也朕不忍聞

遺下通鑑有

內事土木

遺下通鑑有

幕南無庭置受降城

內事土木

太子輔

下深陳

武事

朕字平城事見三十四葉背。

通天莖臺索

隱曰漢書無莖字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

壺梁集覽云神山名

級功賞武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鹽官之間綱目有鐵字

造字衍

輪臺一詔詳見五十五葉標記

和玉屑飲之。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

謂可長生。蜚廉桂館。謂置其像於館上。通夫莖。行○即承露金莖也。

臺作首山宮。筮蹄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云。作龍首山在關中。作宮其下。因名。作

建章宮。在安西。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獸闌也。

北太液池。中有漸尖。取水出。臺蓬萊。方丈瀛

洲。壺梁。橋也。南玉堂璧門。故曰璧門。立神明臺。鳳閣以下至此。皆

在。建章宮內。作明光宮。在安西。皆極侈靡。數巡

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元朔

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賊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直三千餘萬金。

造鹿皮幣白金。幣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桑

弘羊孔僅。觀之徒。作均輸平準法。均輸者。立均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

買之。使富商大賈。无所牟。興利以佐。助費。非置

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鹽官。主管權鹽。算舟車。上造。緡民

錢。緡絲。以貫。十錢。筮蹄。云。千錢。出算二十也。天下蕭然。末年盜起

微也。輪臺一詔。漢幾機。不免為秦。言若無罷輪

深陳。既往之悔。則幾所用丞相。初。惟田蚡憤稍

專也。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

造鹿皮幣白金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造鹿皮幣白金。幣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桑

作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弘羊孔僅。觀之徒。作均輸平準法。均輸者。立均

準法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灌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買之。使富商大賈。无所牟。興利以佐。助費。非置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鹽官。主管權鹽。算舟車。上造。緡民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錢。緡絲。以貫。十錢。筮蹄。云。千錢。出算二十也。天下蕭然。末年盜起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微也。輪臺一詔。漢幾機。不免為秦。言若無罷輪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深陳。既往之悔。則幾所用丞相。初。惟田蚡憤稍

平均

均輸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

專也。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

皆充位而已。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吾亦欲除吏。蓋給田蚡之擅權也。

充位謂備員也。○林曰自此之後。武帝遂攬權綱。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後國

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

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

温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

不寬也。其間卜式兒倪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

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京師也。為東

海今郡屬淮西守好清淨卧閣入內不出而郡中

大治入為九卿。都尉在九卿之列。上方招文學

汲黯

兒寬漢書儒林傳兒作倪長者猶言木人也

九卿注見四十五葉

內欲而多

汲黯

臣社稷

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胡曰黯此言豈

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窒欲者也。齊小白晉重

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

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雖下污潔不齊害

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

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修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

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

之慙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

日漢書注如

卷之二

漢孝武

五十八

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灞上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兩物間為義。又曰。趙襄子如廁執

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亦年國廢十六年安遷封謀反曰漢廷木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漢書註如發物上之蒙直取其物也黯嘗拜淮陽郡名即陳州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去聲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廁牀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起踞廁也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

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范睢佯死置廁中之類則真溷圍矣吾止姓譜吾音真即真止氏史記有楚相真止氏不根持論胡三省曰言其議論無所根據也侏儒注見一卷三十五葉

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避明帝諱改莊作嚴朱買臣吾止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莊助也朱買臣也吾止壽王也司馬相如也東方朔也枚皋也終軍也皆臣姓名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去聲好去聲詼魁戲也諧合和上以俳排優般做雜劇人也畜之朔嘗語去聲上前侏儒讀以為上欲殺之句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伏日三伏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忌釋言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舊制嘗以此賜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平聲

東朔方  
細肉遺

馬肝論衡云。  
氣熱而毒盛。  
故食走馬之  
肝殺人。

挾隱藏也。

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去聲細君妻也。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又音釵。可少病而已。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自始皇焚書。禁人挾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

文章始盛  
代有三風

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云々。趙雲松曰。漢書武帝紀贊。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說詳十二史劄記中。

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六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武帝嘗祠五時。獲赤雁。幸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以絃歌之。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周之風焉。帝壽七十通鑿注而崩。葬茂陵。在安西北。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名。夫人趙氏。娠十四

八

漢孝昭

六十

門堯母

畫周公賜

論武帝置後明

周公成王並見一卷

哀注見五卷

五十七葉

顧命周書篇

名成王將崩

命群臣立康

王史序其事

為篇謂之顧

命顧命者臨

死回顧而發

命也

彌留之際謂

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昔堯母亦娠年

七歲體壯大多知智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

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筮蹄官畫話下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負成王負其哀也通

以朝諸侯○陳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

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

魏明帝執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

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

曾中故不暇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破霍

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

事彌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畧无一言也

日群臣俯首聽命於顧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

論者以武帝譴遺責鈞弋末人賜死曰古國家

見之明也

所以亂由主少去聲母壯去聲驕淫自恣也胡曰處難

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祭魯國之於哀姜

是也鈞弋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端亂而殺之

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

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

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雖

欲竊位驕恣烏乎敢乎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

盡善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燕王且武帝第以長

不得立謀反赦弗治平聲黨與如字伏誅說見○始

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

去上聲○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

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

善未鈞帝輪

還痛武

疾彌甚而留連將死之際也周書顧命篇病日臻既彌留

掘野鼠云々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弁而食之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

漢節節注見

漢孝昭

漢孝昭

漢孝昭

六十一

雁帛  
師古曰朝露  
見日則晞乾  
人命短促亦  
如之

論武為  
雁帛

上以  
外祖  
專制

燕王  
上書  
光

長公主見三  
十五葉標記  
郎羽林大學  
衍義註即羽  
林者宿衛之  
士謂郎及羽  
林也  
稱蹕蹕法見  
四十一葉

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

匈奴詭過委切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

上林中得鴈句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

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

出及還須鬚髮盡白拜為典屬燭下同國夷屬國

○胡曰卜式為齊相一言中主意遂登三公雋

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

所見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

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陳既

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在下爵賞以勸其

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且加顯賞以勸其

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

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備戎事實則實矣不

幾於玩乎厥後招致○尤將軍上官桀上官姓

子安為霍光婿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

之祖父乃不若順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

爭權時鄂國在武昌蓋甘長張上公主昭帝為去聲所

愛丁外人丁姓名也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

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

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

書言光出都肄異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

聲書言光出都肄異郎羽林道上稱蹕都試也



不書燕上知  
下詳

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擅調去聲益莫府校道上借用天子警蹕之制也擅調去聲益莫府校  
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衛青伐尉匈奴大克即日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  
益幕府校尉官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  
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講議弘  
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  
聞之止書室中影畫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  
曰以燕主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句光入  
免冠頓首謝句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通  
鑿作近廣明師古曰亭也言調校尉以來未  
光住廣明亭都郎之事甚近

將軍為非云  
云文頴曰帝  
云將軍欲反  
不由一校尉

明帝論  
至那

立且下通鑑  
有為天子三

能十日燕主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讀不須  
校尉言如以光調益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  
十四尚書官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左右皆驚而上上書  
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不  
準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  
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  
無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  
也周成王有德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  
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  
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至

誅上等

傅介子樓蘭

霍光廢立

宗

賀滿戲無度

光奏廢之云

云胡三省曰

元平元年七月

月癸巳廢昌

宣帝漢朝無

君二十七日

天下不搖霍

光處此誠難

初名病已師

古曰蓋以夙

遭地難而多

病苦故名病

已欲其速差

也後以為鄙

更改諱詢

庚太子據太

子得罪凶至

長安獄有天子氣

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奏捕桀

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

四年傅介子使去聲西域誘樓蘭王刺次殺之馳

傳去聲詣闕以其為去聲匈奴反間潤也○元平元

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案紀年改元

此云十四年者蓋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者三

日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

事昌邑國在王賀哀王博之子武帝孫也光

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滿戲無度光

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

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弟也○漢書注良娣女

此有孺子生史皇孫進從母姓進生病已數月

遭平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氣武帝遣使去聲令去聲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平

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孤○尚不可况皇曾孫

乎使者還報句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

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東治去聲得失昭帝元鳳

巫蠱事見于

卷之二

漢孝宣

六十四

泰山石立後

五十四葉  
武帝遣使按  
漢書遣內謁  
者令郭穰也  
皇曾孫按漢  
書作親通鑑  
同。

路温舒書獄

卷之三

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句上林有僵姜樹復

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休而再立此蓋

當時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先等奏病已躬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

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温舒上

書言秦有十失蓋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

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者贊於賢

也。虛美惠心實行不立十也。其一尚存治平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且非真獄

幸刻木為吏。期不對雖非真吏且此悲痛之辭

願省生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為去廷尉平官掌平獄獄刑號為平矣。○膠東王寄景帝第九子

相去王成勞去聲來去聲○徠同亦勞也。朱聲不怠

治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後皆效此

○魏相魏姓相名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

奢縱。茂陵徐福上上聲下並同。疏言宜以時抑制。無

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去徐生上書曰

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

置廷尉

族

突音深與突字變字異義

霍光驂乘漢制木駕大將軍驂乘

一人居右師古註有以備傾側是以戎事稱戎右

其他則十四

萌師古曰謂始生也

客有過戈主人見其竈直突則不竈竈也直旁

有積薪謂主人更庚為曲突其突曲則速徙其

薪主人不應俄頃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殺牛置酒謝其鄉人入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讀曲突

徙薪無恩澤句焦同傷頭爛額為上客邪上

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去

○九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右為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

次○芒刺也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促容

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北海郡屬山東太守朱邑以治行去第一入為

太司農九卿之一主藏者也渤海郡屬山東太守龔遂

入為水衡都尉官掌上苑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

為太守召見現問何以治並盜遂對曰海

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賑使陛

下赤子嬰兒也盜弄兵於潢潢水曰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

漢以便

欲使臣勝之  
云々師古曰  
勝謂以威力  
克而殺之安  
謂以德化撫  
而安之  
便宜注見二  
十一葉標記  
移書下通鑑  
有教厲縣三  
字

三輔注見五  
十五葉

鉤距漢書本  
傳云鉤距者  
設欲知馬買  
則先問狗已  
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  
伍其賈以類  
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  
實矣唯廣漢  
至精能行之  
它人效者莫  
能及也  
論殺人通  
鑑作男子榮  
畜榮姓畜名  
守闕集覽云  
守去聲請也

趙廣漢

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去聲至渤海  
界郡發兵迎旬遂皆遣還移書罷捕捕盜賊吏  
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車傳  
又曰至府盜聞即時解蟹散民有持刀劍者使  
單車車傳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牛犢日何為去聲帶牛佩犢  
勞去來去聲巡行郡中皆有蓄入積獄訟止息至  
是召入去聲元康元年殺京兆尹京兆三輔之一  
西尹其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今許州河南太守  
官名潁川俗讀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鉤項筭古師  
鉤距漢書本傳云鉤距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論殺人通鑑作男子榮畜榮姓畜名守闕集覽云守去聲請也

趙廣漢

鉤距漢書本  
傳云鉤距者  
設欲知馬買  
則先問狗已  
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  
伍其賈以類  
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  
實矣唯廣漢  
至精能行之  
它人效者莫  
能及也  
論殺人通  
鑑作男子榮  
畜榮姓畜名  
守闕集覽云  
守去聲請也

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受吏民投書使相  
不可出用受書今投於中而受吏民投書使相  
告託託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姦黨散落盜賊  
不得發者其聚解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  
鉤距晉灼曰鉤距閉也言鉤得其以得其  
情問里銖銖兩十銖為兩之姦皆知旬發姦  
隨別伏如神推伏推伏也謂發明姦京兆政清  
長上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  
聲書言廣漢以私怨論去聲殺人下廷尉吏民守  
闕號豪泣者數萬人竟坐要腰斬廣漢廉明威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宜

六十七

尹翁歸為右扶風

數萬人下漢書本傳有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十九字

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

為右扶風三輔之屬陝西翁歸初為東海太守

過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子諷寄囑也

稱邑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東語終日竟不敢

見現○不敢以邑曰此賢將漢制太守嘗兼汝

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言邑子之托不足為

意託之此蓋定國以治郡高第遂入治翁歸竟

入治高第乃常為三輔最扶風治效常為京兆

上功○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索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使不復

地右西也九天下以東為左以西為右

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

王去聲敵加於已紀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

兵應者勝爭恨小故讀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誇也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

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

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

魏相  
誅滅  
匈奴

漢孝宣 六十八

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芥草芥也之忿於

遠夷殆也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魯附庸國在而今沂州費縣而在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蕭也牆謂屏也

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上從相言此此一節曰

蕭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寬饒奏封事下寬饒誤在二疏乞骸骨下二疏

誤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羌畔誤在此下

今悉依通鑑而正之庶無訛謬相承之感也○三年太子太傅疏下

同也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少傅官名周官

日三孤上上疏受名也乞骸骨乞骸骨致仕使骸骨歸土也許之

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帳東門外

斤三字通鑑

祖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外者送者

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供張者陳設也

車數百兩亮○一車兩輪曰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太

夫既歸日賣金共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

娛樂不為去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者衆之怨也

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神爵元三非年先零

種名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

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

度堂入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

先零

使問間通鑿有兩吉二字

趙充國金城上方畧留十二事

開集覽云音牽西羌種。○胡三省曰。開為井字之訛也。奏封事漢書

願至金城郡屬鞏昌今蘭州圖上並上聲下方略乃詣金

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

處險阻之處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條不出兵條約也謂約束留

田便宜十二事木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

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

士卒循河漕漕救六言以閑暇繕治郵亭七言

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九言不損威武廣難乘間十言无驚動河

南大開小开使生屯變之憂十一言治漕漕歷

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什與十通

中有三後凡如什五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

什六七之類者効此

信也其計可必用上從之○二年司隸校尉官

奏封事上書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三

年丞相魏相薨故事善制上上聲書者皆為二

封一様署書其一日副句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去上聲不奏自霍光薨後相

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聲觀漢故事

及便宜讀章奏數條句漢興以來便宜行事

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見上請施行

蓋寬饒傳云

上方用刑法

信任中尚書

宦官寬饒奏

封事曰方今

聖道浸微儒

術不行以刑

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

又引易傳言

五帝官天下

魏相

家以傳子孫

官以傳賢聖

觀漢故事云

云師古曰既

觀國家故事

又觀前人所

漢孝宣 七十



奏便宜之章也。

之救掾史臺省吏案事郡國句○分案及休告

章奏漢雜事

告假歸也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日九群臣之

雨災異郡不上言也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

書通天子者

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

四品一日章

吉上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

二日奏三日

牛喘疾息也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

表四日駁議

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

人以為知大

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也故喘此時氣失節

丙吉知大體

體方孝儒曰

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五鳳元

韓延壽

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

年殺左馮翊今同州屬陝西韓延壽延壽為

給民不欺

安也云昆弟昆弟也

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

葉帝注見六

相訟延壽閉閣入思過明幸為郡表率不能宣

相訟延壽閉閣入思過明幸為郡表率不能宣

葉帝注見六

至誠不忍欺結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至誠不忍欺結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葉帝注見六

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

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

葉帝注見六

事見○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

事見○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

葉帝注見六

吏官主作郡即郡丞也許丞老病華督郵糾察

吏官主作郡即郡丞也許丞老病華督郵糾察

葉帝注見六

許丞如淳曰

許丞如淳曰

葉帝注見六

漢孝宣

漢孝宣

葉帝注見六

七十一

七十一

韓音籠

長吏一本作史此从漢書

姦吏因緣云云師古曰緣

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常平倉

常平倉胡三省曰常平倉

郡吏即郡錄事也。會廢此職。白欲逐之。霸曰許丞讀廉吏。句

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亦下。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

相益為亂凡治道去上其太甚者耳霸以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

材長於治並同。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

○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

賤增價而糴皆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挑以利

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

卿也。武帝改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下聲書

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

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聲。虧當為農夫

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日見前臘案

臘日也。烹羊烹魚炮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於廢切。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早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滄茫無度不知其

殺光祿勳楊惲

始此。過大上通鑑。有竊自思念四字。作苦謂耕作勞苦也。

伏日注見五十九葉。無羔魚炙也。羔說文羊子也。

田彼南山云云。云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

之種豆詩

漢孝宣



于定國于尉  
不尉為定

呼韓邪  
單于

賓服爾雅釋  
詁賓服也疏

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屠  
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爭立呼韓邪耶單于  
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

上聲書願款叩也○塞稱藩籬也○臣甘露三年  
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

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  
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  
供職則有辭讓乎今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  
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上儆○上以我狄賓  
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圖功臣  
麒麟閣

為治

云賓者懷德  
而服也  
麒麟閣張晏  
曰武帝獲麒麟  
麟時作此閣  
圖畫其像於  
閣遂以為名  
○胡三省曰  
此始

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安

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城在侯姓

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

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

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年即位

元崩葬杜陵在帝興於閭閻閭門知民事之

艱難厲精為治樞機樞戶樞機要也周密品式

品第備具拜刺次史守獸相去輒親見問常曰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  
 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璽從書御印曰璽筆書者詔書也勉厲增秩爵品也  
 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罰綜宗核去核通  
 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遭值治治匈奴衰亂推吹亡固存信  
 申申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頭至地功先

推亡固存尚書仲虺文有凶道者則推而滅之若宣帝於鄧友是也存道者則輔而固之若宣帝於辟

韓邪是也商宗殷高宗周宣周宣主並見一卷

文法吏余宗海曰謂深文峻法之吏也刑名解見卷六十六葉作色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也

論王

漢家自有制度

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謀齊也德商宗周宣  
 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  
 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蹤容言陛下  
 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視也亂  
 亂我家者太子也司馬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

儒者  
小人

出。則謂之天子。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  
率其與國同討不廷以尊王室者。則謂之勳。其  
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  
禁暴誅亂。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  
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  
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  
俗儒者。識不足以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  
之乎。穆契皋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  
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  
立。聞於治。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  
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  
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宣帝少  
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宣帝本始三  
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淳于衍毒。故弗忍廢太子。  
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  
王莽之禍  
實萌於此。

下蕭望之獄  
清陳景雲綱

四人  
同心

目計誤云。按  
是時望之等  
三人雖同為  
石頭等所陷  
然望之但驗  
問而堪更生  
則下獄尋復  
以他事召望  
之詣廷尉而  
望之即自裁  
是始終未嘗  
入獄也。  
外屬猶言外  
戚也。  
拾遺注見五  
十八葉。  
樞機注見七  
十四葉。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劉更生  
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官掌以外屬燭領尚常  
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朔言治亂陳  
正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與  
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  
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官掌中書弘  
恭僕射夜○宰相亦曰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  
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  
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百僚官也皆敬事顯。

中人謂宦者也。注見十葉。

許史許恭壽  
史高  
建白師古曰  
立此議而自  
之

顯巧慧惠習事能深得木主微指也內深賊持

詭辯以中去聲傷人與高表裏在外為表望之等在內為裏

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去聲

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中書都堂乃唐政之宜以

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

君側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

譽數朔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不省息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平出視

事親視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

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

畏貌句知望之素高節不誑屈辱建白望之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訖師傅終不坐句

非頗也屈望之於獄塞色其快快去心則聖朝

無以施試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猶

不召致廷尉送獄

問邪下漢書  
本傳有以責  
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十字  
通鑑同

快注見四  
十六葉

望之

賜注見三十  
八葉

帝諭  
帝難

匈奴  
歸庭

罪也。謂其坐以薄罪召之。令謂者召望之因急  
望之必來而無足憂也。  
發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常執金華以禦非  
末前說軍騎馳圍其第也望之飲鴆自殺司馬  
是。是。軍騎馳圍其第也望之飲鴆自殺溫公  
日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頭之  
諸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  
疑單之不肯就獄恭頭以為必元憂已而果自  
殺則恭頭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  
奮發以底邪臣之罰也。孝元則不然。是  
使頭得肆其邪心而威臣安所懲乎。○弘恭  
歿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  
漢使者西走。奏康居。渠○國。○永光元年匈奴  
呼韓邪單于北歸庭。自北而。○建昭二年殺魏

京房  
學易

石顯  
威權

陳湯  
矯制

龍元年來朝。至是民衆益盛。是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北歸者。北歸謂北歸舊庭也。

客若叶

郡屬河東今太守京房房學易亦於焦延壽延  
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  
異有驗嘗宴見現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  
徵下獄棄市詳見○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  
牢梁牢姓少去聲府官掌管鑄印五鹿充宗五鹿姓充  
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  
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  
若若○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  
護官掌監西域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帝徒優遊不斷

幸酒晉灼曰好酒也

四年春傳去聲首至京縣同葉果街皆十日葉街  
所即之處也故懸其頭於此以示之○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  
朝願壻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帝崩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  
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  
遊不斷去聲○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  
皇帝

孝成皇帝名懿教母王氏生帝於甲觀貫○太子觀蓋甲乙丙丁之次也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燕樂

史丹伏青蒲諫

石顯免歸

四書

樂燕樂論語孔子曰損者

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熱樂損也上樂五孝切

幾廢元帝欲以山陽主康為嗣

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

元帝時為太子幾機廢賴史丹伏青蒲以青蒲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長舅王鳳為太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御史條奏曰惡免歸道死○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譚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王太后后兄弟時稱王氏五侯黃霧四塞○揚興曰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王氏皆以无功為侯故天為見異也○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鳳弟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

封王 為新都 侯 世謂之五侯 城門兵胡三 省曰長安十 二城門皆有 屯兵 故南上舊脫 三年二字今 從通鑑 君命犯師古 曰謂大臣犯 君之命 其景景象也 日食地震三 倍春秋春秋 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

為高平侯五 人同日封故 世謂之五侯 城門兵胡三 省曰長安十 二城門皆有 屯兵 故南上舊脫 三年二字今 從通鑑 君命犯師古 曰謂大臣犯 君之命 其景景象也 日食地震三 倍春秋春秋 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

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也合德為婕妤好余○女官通鑿注婕妤言接幸也好美稱也。○二年王音卒。王商音為大司馬。○三年故南昌縣屬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同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上聲○師多不可比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漢書云河平校而數也。○四年王

信張 不疑言 王氏

三十六地震 五今三倍此 數也 罕言命論語 云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 不語怪神又 云子不語怪 力亂神 性與天道云 云子貢曰未 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

商卒王根弟商為大司馬案通鑿事在明年。○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豫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句上至禹第辟開除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去聲下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漢上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與母信用上雅也信愛禹由是不

疑王氏故槐里扶風令朱雲上聲書求見現願

賜尚方御器物斬馬劍斷上端佞臣一人頭以厲

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漿雲下雲

攀殿檻關也檻折去聲雲呼去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

慶忌叩頭流血爭同諍之上意乃解及當治平聲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集同謂補也之以旌表也直臣○

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

朱雲

王莽

龍逢夏桀之

臣詳見一卷

十六葉標記

比干殷紂之

諸父見于一

卷十七葉

未知聖朝何

如胡三省曰

雲蓋言亦將

如夏殷之亡

也

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

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

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狄方進為相漢

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

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

即位丁傅丁明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歸私第也○

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庚下受

天命宜急改元易亦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

丁傅 夏賀良 改元 易號

帝幸

太皇  
臨朝

卷之二

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

帝幸董賢通鑿云出則參乘入則左右貴震朝廷元壽元年以賢

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即位

改元二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元帝以

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仲山主即位是

為孝平皇帝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行看中山孝主興之

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

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紀以聽各聽命於莽元始

宰衡周公為  
冢字伊尹為  
阿衡  
九錫錫先的

公莽為

九錫

太子居

以集覽云舊  
說解輿馬謂

大輅戎輅各

一衣馬二也

衣服謂衣衣

也樂則謂斬

縣之樂也朱

戶謂所居之

室朱其戶也

納陸謂從中

階升也虎賁

謂三百人也

弓矢也鈇鉞之

元年莽為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  
漢公莽號宰衡通鑿曰莽伊尹周公稱焉位諸侯主上○五  
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  
禍諂佞成風上上聲書頒莽者至四十八萬人  
加莽九錫與馬也衣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陸  
後所錫雖有異同而○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  
毒帝崩在位六年即位改元者一曰元始太  
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四世孫曰玄孫也為皇  
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帝位也贊曰假

漢孺子嬰

八十二

也。臘日解見七

十二葉

號曰孺子胡

三省曰亦因

周公輔成王

二叔流言曰

公將不利於

孺子而為此

號按孺子下

嬰字行

劉宗上舊脫

安衆侯三字

今從漢書及

綱目按崇長

沙宛主七世

孫也漢書云

崇曰莽必危

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安衆侯劉

崇起兵討也莽不克死○二年東郡屬山東今太

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

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

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通鑿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日

居攝曰初王莽者王曼萬之子也孝元皇后兄

第八人王鳳王曼手音獨曼早歿不侯莽幼孤

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句乘時侈靡以輿馬聲

色聲樂佚游相高莽折折古節為恭儉勤身博學

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伯叔曰曲有

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

也和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

五年而弒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

國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後世權臣擅命降

○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鑿此下○天

鳳四年荆州屬湖北盜起新市邑屬江夏人王匡為

之帥將也○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

荆州

安公

廢孺

隆洽

改行也

服事也

下說

以

五侯見于七

十九葉

折節鮑彪曰

曰

敗

宛不得入而

餘人遂進攻

必和從者百

族為先海內

耻也吾帥宗

此乃宗室之

之莫敢先舉

楊雄

耆老久次賀  
楊曰耆至也  
言至老境也  
久次謂久在  
位次未得改  
除  
伊周伊尹周  
公  
劇秦美新之  
文載文選  
奇字余宗海  
曰六書之一  
投下。通鑑  
有幾死二字

山中。在當。○五年。莽大夫楊雄死。書曰莽大夫  
其隨莽不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  
忠於漢也。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  
事黃門。三世。帝成帝哀。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  
次。遷久不轉。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擬法言。論卒章  
稱莽功德比鼻。伊周後。又作劇秦。秦美新。劇甚  
言秦虐稱。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  
美新。莽。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  
未詳。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教書天祿閣。  
在安西。漢藏。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  
典籍之呀。○琅琊樊崇。東海刁。潤于  
下。莽詔勿問。至是死。○琅琊樊崇。東海刁。潤于

劉秀

劉玄

劉盆子

東海郡名。注  
見五十七葉  
分為下江新  
市兵王常等  
西入南郡號  
下江兵王匡  
等北入南陽  
號新市兵皆  
自稱將軍莽  
遣嚴尤陳茂  
擊之  
平林兵起通  
鑑王匡等進  
攻隨平林人  
陳牧廖湛復  
聚眾十餘人  
號平林兵以  
應之注云平

都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鑑云  
與莽兵亂。故朱  
其眉。以相別。○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  
荆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行及弟秀。起兵  
春平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  
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之後。與縯秀同。高祖  
甲世。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並同。始將軍。諸將  
日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並同。始將軍。諸將  
貪其懦。怯也。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句以手  
割。摩也。○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  
都于宛。並同。○更始元年。即莽地。劉秀大破莽  
皇四年。劉秀大破莽



改貨泉

四方謳吟思漢

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琴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朔更變。不信。盜鑄。即私鑄也。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曰布。每一易錢。民又大陷。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每易錢。民又大陷。坑也。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上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通整註。眾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皇。人相。

斗威

節解

更始

遷都

為之下宜補。長二尺五寸。五字。天生德於予。云云。莽引孔子之言。以自况。斬首於漸臺。王莽傳。群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水。眾兵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眾兵上臺。商人杜

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李曰。以五色藥石及銅而為之。欲以厭眾勝眾兵。以其威禦群。故曰威斗。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變。章。切肉曰。變。謂也。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眉攻長



赤眉

吳殺莽校尉

東海公肩就

斬莽首○漸

臺胡三省曰

此未嘗官之

漸臺也注見

五十六葉按

水經云未央

漸臺在滄池

中

父老見司隸

校尉云云更

始將都洛陽

以劉秀行司

隸校尉使前

僚屬作文移

從事司察一

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項赤眉句為

聲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馬秀已

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司馬溫公曰

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

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鎮國家撫

百姓必取不如蕭何運籌策夫成敗不若子房戰必

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絃然而卒

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

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

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

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治侈慕

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

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

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

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

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數

名實信賞必爵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

如蕭章時三  
輔吏士東迎  
見諸將過皆  
冠憤而服婦  
人衣莫不笑  
之及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  
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由  
是識者皆屬  
心焉更始遂  
北都洛

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  
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狽不暇幸盈朝陵夷  
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  
恃其詐應煩民玩兵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  
雖漢宗室以懼而立考其即位立朝群臣羞愧  
割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主日夜飲燕  
群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  
朝是以既得之矣又失之矣



